



我的月亮田

◎ 宋雨霜

我真幸运，很小的时候就拥有过“月亮”，绿色的、金色的、白色的“月亮”。其实，我说的是一块月亮田。自我懂事起，它就静静地“卧”在村头小溪边，好像没长过大。一年四季，月亮田变换着“表情”，陪我嬉戏玩闹。

月亮田多大了呢？问了好几次，奶奶才告诉我，原先它只是一小块荒地，爷爷把它开垦出来，引来溪水泡着，一块月亮田就此诞生。起先它不叫月亮田。“那么小的田，牛去耕的话，耕不了两个来回，有些年，栽种一点水稻，忙不过来时就空着，你爷爷买几条鱼放在里面，看弄得活不。”从奶奶的话中，我知道了溪旁这块小田，原来也有鱼塘的作用。

有一次，我爬上高高的槐树往下看，惊讶地发现这块田真像一轮月亮。“就叫它月亮田吧。”我兴致勃勃地对奶奶说。她回复我，叫啥都一样，不过是一小块田而已。怎么能一样呢？这可是我命名的田，有了新名字的田，再小也是宝贝。在我心中，月亮田是印在地上的——一轮月亮。

春天，其他大田里插满秧苗。我的月亮田空着，不免有些失落。我求奶奶给一些秧苗，打算大干一场。奶奶不放心，陪我一起去月亮田里插秧苗。踩在月亮田里，泥从脚趾缝间冒出来，滑滑痒痒的。我知道，这是月亮田在给我挠痒痒，这是我们的游戏。

放学后，我常常是迅速写完作业，飞奔到月亮田，看看秧苗长高没有。秧苗渐渐长高长壮，旁边的老槐树上散发出隐隐的香味。等槐花盛开时，我爬上树靠在枝丫上，吃着槐花，看着月亮田里绿意渐浓的秧苗，感到无比满足。有时，我也叫上关系好的小伙伴，一起用嫩棕树叶串起槐树花环，一人戴一个，再给月亮田的尖尖上放一个。

月亮田被绿意铺满时，暑假来了。我有更多时间去月亮田边玩，看那些水稻从浅绿变为深绿，稻穗从软软的、嫩嫩的，变得沉甸甸。有时，我和小伙伴去月亮田边捉萤火虫。萤火虫飞在月亮田四周，星星点点，这个场景和天上的星月辉映是多么相似！我们在月亮田边说悄悄话，有很多是说给远方的大人听的。村里多数孩子都是留守儿童，我们坚信月亮田有魔力，可以把这些看田边的心事，传给在外打工的父母。

秋风渐起时，我的月亮田渐渐变为金色。握着一把小巧的镰刀，我去收割水稻。镰刀割在水稻根部，发出清脆的咔嚓声，一小把一小把地割着，最后归拢来，竟有满满的一背篓。最后，这些稻谷在晒席上变干，再变为大米进入我的碗里。我当时相信，这些米是有槐花香味的，因为我给月亮田送了花环，它一定会回赠我带有花香的大米。

开学后，我交的一篇想象作文《月亮里的小神仙》被当作范文在全班展示。多么可爱的月亮田，不仅给予我香喷喷的大米，还启发我写作的灵感。从那以后，我以月亮田为背景，写了好几个故事，都受到了表扬。老师对我说，自古以来，月亮就是文人墨客书写的对象，寄托着无限灵感和情感。月亮田也会成为我写作的福地。回到月亮田边，我激动地转述老师的话给它听，月亮田或许也听到了，矮矮的稻茬随着微风发出窸窣窣的响声。

下雪后，我有了一块月亮雪田，一个纯白的月亮，就在我的身边，我不忍心踏进去，担心踩疼它。冬去春来，白雪化作清水滋润着月亮田，它再次苏醒，等我用小锄头给它松松筋骨。

年复一年，我长大了，月亮田还是原来的样子，但看起来比以前似乎小了。进城读书的那天，我专程去跟月亮田道别。再见了，我的月亮田。我不在乡下的日子，奶奶替我照顾着月亮田，它依旧在春天绿着，在夏天欢笑着，在秋天洋溢着诗意，在冬天沉睡。

很久以后，奶奶老得不能照顾自己，更别提照顾我的月亮田。如今，我早已把月亮田还给了大自然。月亮田变成什么样子了？它一定变成了野花、野草、蟋蟀、蚂蚱的家园，它自由地活着，以它想要的方式。它会怀念我在它身边的时光吗？

◎ 段小华

春天的回信（外一首）

阳光在枝头拆开第一封信笺
嫩芽便踮起脚尖
把绿色悄悄涂满整座山林
风掠过过的地方
冬天褪成墙角的旧棉絮
老人们把皱纹摊在藤椅里
晒成蓬松的棉花糖
孩子的笑声撞碎了冰层
像一群麻雀扑棱棱飞起
溅起满院子金黄的音符
土地正吞嚼着融雪
河流咬断最后一道冰枷
麦苗从锄头下探出脑袋
用新绿的舌头
舔了舔农人掌心的茧
这时总有一串鸟鸣
从晾衣绳上滑落
跌进晾晒的被褥里
带着温暖的绒毛
钻进每个午后的瞌睡

现，叫人禁不住眺望远山，浮想联翩。

春雨如丝，无声地滋润着大地上的万物生灵，让脚下这片土地更加生机勃勃，让雨中的油菜花更加娇艳欲滴。行走在春雨中，我的心灵也变得润泽起来，这让我明白，不必为连绵的阴雨感到烦恼，不要一味地坐在家中等待春天，要迈开双腿，到大自然中去寻找它、拥抱它，去感受它的纯净美好，并用春雨洗净心中的尘埃。

来到公路上，回首身后这座薄雾缭绕、翠绿青葱的大山，长长的一条“之”字形小道在山腰间来回蜿蜒，那是我们刚才走过的线路。我问活动的领队，这座山叫什么名字，他打开手机，把今天徒步的轨迹图举到我面前，指着图中的三个字告诉我：“帽盒山。”

哦，金黄耀耀的花海，变幻莫测的云层，清新飘逸的春雨，这幅盒山的春天，真是充溢着浪漫的诗意，让我情不自禁想为它作上一首诗。转念一想，今天的踏青寻春本身就是一首诗啊，只是，这首诗没有落笔于洁白的稿笺，我们已经把诗行深深写进了这广袤的大地。

帽盒山寻春

◎ 赵平

卷舒展，仿佛在天空中绘制一幅动态的画卷。云层下，金黄的油菜花层层叠叠、起起伏伏铺满山岗，那景象如同李清照《声声慢·寻寻觅觅》词所言，“满地黄花堆积”。当清风吹过辽阔的原野，金灿灿的花簇也随风曼妙地起舞，让这片金色的海洋激起层层波纹、泛起阵阵涟漪。

大地刚刚从严冬里苏醒，空气里弥漫着油菜花的清香、泥土的芳香，黄澄澄的油菜花在田野间热烈绽放，繁花深处偶尔会有几只蜜蜂扇动翅膀，在花丛中忽上忽下穿梭飞舞，尽显大自然的生机与蓬勃。这浓烈明艳的色彩点亮了大地，宣告着春天就这样悄然来临。漫步在空灵幽静、绵延无垠的油菜花海，我们的脚步也变得轻盈而欢快。初春的气息让人心动不已，沉醉其中，一颗心都融化于这无边的烂漫春色……

饱览了油菜花美景，沿着中都河边的山间道路往镇上走去，淅淅沥沥的春雨终于追上了我们，若有若无地飘洒在山头田间。缥缈的雨雾中，远方的山峦像神韵十足的水墨画若隐若

现了一面面漫天铺展的彩毯，那一片一片金色是正在盛开的油菜花，而刚刚抽出新芽的灌木丛林，又为那一片金色增添了一抹抹清新。

“哇，好美啊！”“太漂亮了！”一时间，车厢里响起一阵阵惊呼，大家抑制不住惊喜和兴奋，举起相机、手机对着窗外拍照摄影，心儿早已迫不及待地奔向那无边的花海。

中都镇不仅有金黄的油菜花，还有环崖丹霞的富硒红砂土，赤朱色的红砂土与金黄色的油菜花相映成趣，形成中都镇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受中都河流域干热少雨气候的影响，这里种植的油菜，一般在农历冬月下旬即开始绽放花蕾，当川南很多地方瑞雪初降，春天却已经早早来到了这里。中都镇四万亩油菜地盛产油菜籽，品种独特，品质优良，榨出的菜籽油有机绿色、纯正香浓，大自然垂青这片富饶的红土地，给予了它丰厚的馈赠。

沿着山间的石径小道拾级而上，天空中

推窗见春雪

◎ 郭海燕

一扇窗，冬天白着，春天绿着。立春好些天后的窗，意外有了雪，尤其惊喜。

雪花纷飞，窗外清冷而欢悦。这些春雪，见缝插针地落，洋洋洒洒地落，但凡认为漆黑干涸的地方，它们都会去盖上一片片、一朵朵的白。莹莹的白，有种肆意张扬的美。

春雪本就是张扬的，更是快乐的——快乐原来是不需要理由的。

雪后初霁，简白匝地，万籁皆静，窗外凝成一幅简笔画。覆满白雪的枝头，承受不住雪的重压，偶尔簌簌落下几片，惊扰了觅食的麻雀，小而浑圆的身体，扑棱着翅膀，叽叽喳喳地飞向天际。远处，薄雪覆顶的瓦渗出令人心醉的晶莹，窗外的枯枝斜倚在墙头，斑驳的光影投于灰墙，似一卷古画，留白写意，摇曳风雅。

窗里的人呢，望向窗外，一片一片春雪，明媚，深情，亮晶晶冲我眨着眼，于是脸颊跟着一起莹润起来，向日葵一般饱满。

窗外的清凉，霎时有温度。一朵一朵的雪绒花，在清冽冽的风里，笑微微的。对着它们看久了，我也会情不自禁地微笑。

看着窗外，我想起这样一句诗来：“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作飞花。”要相信，在漫漫春光里，比春花更耐不住性子的是雪花，在清冽的风中，它们稳稳地开在枝头，软软的、白白的，何尝输给娇艳的花朵？

正午，窗外屋顶的雪，渐渐消融。雪层似渐渐合上银色外壳的贝，一点点聚拢关合，风吹，能听到簌簌的响，宛如雪莲在鸣唱。一堆堆白雪，在太阳暖暖的注视下，变成水，变成气，一缕缕，回到天上。于是，世间万物，轮回反复，白花花的阳光下，有风雪相依的温度。

不要小瞧一朵朵春雪，小小的雪片，哪怕再寻常，也可以兆丰年，可以变成润泽大地的涓涓溪流，可以变成七彩的霜花飞上千窗万户，可以喜滋滋地开在人们的睫毛上，长长的，美美的，让你成为银装素裹的丽人。

窗外，冬渐渐走远，留白处和简笔画的味道，再次被春天重新构想与唤醒。

携着夜色，春风带着远方的诗意，叩响窗棂。它像一只缓缓舞动的蝴蝶，醺然贴在窗上耳鬓厮磨，情意绵绵。也许知道自己是“二月的剪刀”，不只要修剪杨柳细叶，也要裁剪窗棂。就那么轻轻一掠，将整片的氤氲光影影碎，万花筒似的拼凑，让窗做一个斑斓的梦。

月亮是会作画的，它唯恐窗户会寂寞，连同树影，房屋画进窗边，还要让天幕上的星星，一起跳跃闪亮。

树也是会作画的。一抹绿，丁点红，一笔一笔，都被投射到窗里。多少璀璨的祝愿，多少蓬勃的希望，随着窗外枝叶的渐渐葱茏，樱花一般漫天飞起，飘落四方。

寻常四季，拥有一扇窗，便如同拥有了开启雅致的书页。寻常春天，拥有一场意外降临的雪，也便拥有了温润的诗意，让寻常的日子泛起了不凡的涟漪。

一窗禅意，雪落雪融，日子静好。

雪映红珠

周文静 摄



鸟鸣声声

◎ 涂启智

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”啾啾、咕咕、啾啾、喳喳、咯咯……鸟鸣穿透门窗，如潮水般涌进房间，让人如沐清辉。

植被丰富的森林是鸟儿的天堂，参天大树是鸟儿温馨的家园。凡有鸟鸣清幽处，无不树葱茏、枝繁叶茂。喜欢聆听鸟鸣者，会像爱护宠物一样爱护鸟儿，又会像爱护鸟儿一样爱护花草树木，甚至不吝“筑巢引凤”。“五柳先生”陶渊明就曾为鸟种树。他归隐南山后，从自己修建栖身的房子出发，推己及鸟，想到鸟儿也应有安居之所，于是在房前屋后栽种树木，让鸟儿成为“芳邻”。他还为此赋诗一首：“孟夏草木长，绕屋树扶疏。众鸟欣有托，吾亦爱吾庐。”或许因受鸟鸣熏陶，陶渊明方能涵养平和心境，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”。

一个人行走在春天的旷野，头顶星月，耳听鸟鸣，步履矫健。鸟鸣与清冽的月光倾洒在身上，穿透心扉，使得五脏六腑舒适贴帖，好似一匹光滑的绸缎。

在不同环境中，鸟鸣有不同意境。《菜根

谭》有句话很有禅意：“万籁寂寥中，忽闻一鸟弄声，便唤起许多幽趣……”百鸟朝凤，固然热闹，或许不免有些聒噪。当大自然归于沉寂，平地一声鸟鸣，不仅物以稀为贵，更彰显出寂寥中的生机，给人以深邃启迪和巨大力量。如此鸟鸣，好比遮天蔽日苍天古树之下稀疏的白月光，让大树周遭的花草如饮甘霖，如沐春风。

鸟儿青睐绿植。阳台绿意盎然，待在家中亦能聆听鸟鸣。老婆在阳台摆满花盆，种上生机盎然的花草。其中一株蓬勃向上，竟然攀援到屋顶，于高处“拉风”妖娆。

夜幕降临，月亮登临对面山顶。月色如水倾泻下来，突然间，一阵清脆悦耳的鸟叫声在阳台响起。我在客厅闲坐，与阳台相距不过三米远。抬眼看去，一只鸟儿，比麻雀大，比斑鸠小，双足立于绿植之上，乌黑的眼珠滴溜溜转动，一边梳理羽毛，一边欢快地唱歌。就在刚才，我还在为生活琐事烦恼，还有些焦躁不安。此刻，鸟鸣清幽，如同无边的月色，一下子将我笼罩，心中的“雾霾”顷刻

间消散。

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。月出惊山鸟，时鸣春涧中。”千年以前的一个春天夜晚，唐朝诗人兼画家王维，以他“诗中有画”笔法，辅以白描修辞，为我们呈现出花好月圆的尘世美景——连一轮皎洁的月亮无声无息地移动与普照山林，都能惊醒鸟儿的清梦，可见春天的夜晚有多么静谧祥和。

鸟儿是天生的歌唱家，它最喜欢在春天歌唱。歌唱生机勃勃，歌唱万物吐绿，歌唱梦想开花。鸟儿也最适合在春天里歌唱，草长莺飞，蜂飞蝶舞，燕子归来，在这万物有灵、众生载歌载舞的曼妙时节，大自然怎能缺少鸟儿的好声音？

春天的鸟鸣是清亮的，就像解冻的冰河，阳光在上面跳跃，河水波光粼粼，闪烁着梦幻一般的色彩；春天的鸟鸣是清脆的，犹如婴儿噙着粉嘟嘟的嘴唇牙牙学语，那稚嫩的发声，充满对世界的好奇；春天的鸟鸣更是有力量的，仿佛雨后春笋，势不可挡地拔节生长，每天向上延伸一寸希望……

春天的味道

布谷鸟啼破二月的寂静
折耳根在田间冒出了尖
蒲公英举着白伞
等着与风同行
马齿苋在石缝间探头
藤类菜即将缠着篱笆向上爬
泥土刚掀开薄被
就蹦出翡翠色的小芽
外婆的旧陶罐咕嘟着
豆花正说着悄悄话
铁勺搅碎晨光
炊烟正牵着童年的风筝
我们的筷子在碗里打捞
那些被春天腌制的阳光
咬破青涩的叶脉时
舌尖尝到了泥土的甜
最后一滴汤融入黄昏的怀抱
田埂上的竹篮悄然空荡
老树默默数着新芽
期盼明年再绘一幅春的盛景
在这春天的盛宴里
岁月含情
时光留香